

燕京文艺系列丛书

剧作卷

1985-1990

目 录

●雪峰恋(话剧)	王 俭 (1)
----------------	---------

【附创作谈:困惑·躁动·尝试】	(45)
-----------------------	------

●远的云·近的云(话剧)	韩静霆 (47)
--------------------	----------

【附创作谈:远远近近的云】	(87)
---------------------	------

●雪域风云(歌剧)	剑兵、阎肃、黄寿康、阎肃修改执笔 (90)
-----------------	-----------------------

【附采访记:朝圣者的路 (木叶)】	(140)
-------------------------	-------

●特殊军营(话剧)	王 俭 (145)
-----------------	-----------

后 记	(206)
-----------	-------

雪 峰 恋

(无场次话剧)

王 俭

时 间 当代。

地 点 西北边陲某高原雷达站。

人 物 冰 雕 (“欧阳”、“小妹”、“贵芬”、“妈妈”、“女人”)

马福兴 (指导员)

成 波 (连长)

老 万 (排长)

大 荆 (班长)

阿 裴 (战士)

晓 梦 (成波之妻)

关于景的提议：

总体写意，局部抽象。显示出往高层递进，朝纵深拓展的趋向。

背景恢弘，意境深邃。景随情移，转换自如。

〔幕启。

〔广袤的苍穹。层叠的峰峦。空旷的雪野。雄浑的气势。

〔深沉的画外音：

这里的山路很长很长，

从过去的岁月，通向未来的远方。

这里的花草很少很少，
却长出了许多故事，只有风雪才知道。
这里的人心很热很热，
能融化封冻的冰河……

〔高坡上。晨光一抹。

〔一位英武的男子汉正裸露着健壮的身躯，捧起雪使劲擦搓着，这是成波。他以坚韧的耐力，抗着刺骨的寒冷，还不时地欣赏着结实的肌肉块，亮出健美动作，又挑战似的面对皑皑峰巅，亢奋而激越地呼唤。

成 波 哟——嗨——嘿！

〔老万循声而来。他是个耿直、敦厚的大小伙。

老 万 （见状，倒吸口凉气）耶！太邪虎啦！连长，您这身子骨，也真够硬朗的！

成 波 （不在乎地拍拍胸脯）没事，别一惊一乍的。来，试试！

老 万 （打着寒战躲让）哎，我可冻不起哟！

〔马福兴上。他那粗糙、清瘦的脸上，常挂着温和的笑意。

老 万 指导员，你瞧——

马福兴 （嗔怪地）老成！你当这是在澡堂子里呀。

成 波 几个月都洗不上一回澡，只好来个阳光白雪浴了。

马福兴 （拿起棉衣递给成波）行啦！快穿上，要是得感冒，性命都难保！大城市里的那一套，在高原上可玩不得哟！

〔阿裴高喊着跑上。他显得机灵，却又带着几分孩子气。

阿 裴 （气喘吁吁，格外兴奋地）特大喜讯！特大喜讯！指导员，连长，有一位美丽的天使，来到了我们“男人的世界”！

成 波 （根本不信）开什么国际玩笑！

老 万 咱这儿海拔四千多米呢！连个男人都少见，哪来什么女的？

阿 裴 嗨！奇迹也会发生的嘛！

马福兴 (追问)阿裴,怎么回事?

阿裴 (神秘地)暂时保密。(一挥手)跟我来!

〔他们面面相觑。〕

阿裴 (催促地)走哇! 喂,都显出点精神来!

〔阿裴神气十足地领着他们走去。〕

〔另一处石阶上,大荆正在用绸布遮掩着什么。他目光冷峻,却不乏热情。〕

阿裴 (对大荆)老哥,首长们都来了,快请贵宾亮相吧!各位,准备热烈欢迎!

〔成波他们都莫名其妙地探视着。〕

大荆 (揭开绸布)——请看!〔这是一尊青年女子优美造型的冰雕(由演员扮),她丰姿绰约、晶莹剔透。〕

大荆 (颇为自得)冰雕。这是我献给连队的小礼物。

〔他们在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神态凝视着冰雕,深深地被吸引,被打动。〕

成波 (赞叹)啊,真美!

阿裴 (欣喜)嘿,绝啦!

老万 (目不转睛)唔,不赖!

马福兴 (不由自主)嗯……(定了定神,又矜持地挪开视线)

成波 (捣了大荆一下,钦佩地)真有你的,杰作啊!

阿裴 比维纳斯还要维纳斯! 多有立体感,瞧这线条!

马福兴 (有意咳了声,不满地瞥了阿裴一眼,又和颜悦色地走向大荆)看不出呀,你还有这么两下子!

大荆 嘿嘿,过奖过奖,玩玩而已。请赐教。

马福兴 (谦和地)我可不敢瞎评论一气。(想了想)不过嘛……噢,为啥不塑造塑造士兵的高大形象?

大荆 (不以为然)咱们这儿,成天兵看兵,还没看够?

阿裴 (应和)就是!哎,那仓库的墙上,刻有一首诗,就真实地反

映了现状。(拿腔拿调地)“雪山顶上有一座雷达庙,雷达庙里住着一帮雷达和尚,雷达和尚天天念一本雷达经。”

马福兴 (不悦)胡诌,这是谁写的!

大 荆 嘿嘿,也是鄙人。

马福兴 (脸一沉)你,你也真够可以的!

成 波 (中肯地)大荆,这就是雷达兵生活的写照?我很难想象,它和冰雕会同样出自你的手。

大 荆 其实,这两者之间是有必然联系的。

马福兴 都是不应该出现的!

大 荆 (揶揄地)您就下命令吧,是隔离审查,还是彻底消灭?

马福兴 (沉着的)别误会我的意思。

大 荆 嘿,小意思。

阿 裴 指导员,你也太不够意思啦!(护卫着)这冰雕是一级文物,受重点保护!

老 万 (嘀咕)它,不碍事。

马福兴 (眼神复杂地看着成波)……

成 波 (思忖少顷)依我看,这不只是一座冰雕,而且还是一种象征。只有无愧于她的圣洁,才有资格站在她的面前。(顿了顿)我提议,举行个雕像落成典礼!

阿 裴 坚决拥护!

老 万 我去叫大伙(欲走)。

马福兴 (喊住)一排长!

大 荆 指导员,您是本地最高首脑,就由您主持这揭幕仪式吧。

马福兴 (拿定了主意)成连长,我看,今天就安排一次劳动吧。挖茅草根,拣牛粪,得早为过冬作准备哟。

成 波 (微皱眉)这……好吧。

马福兴 (吩咐老万)你去布置。哎,阿裴,别老瞅个没完。去,拣牛粪。

阿 裴 (没好气地)唉,鲜花插在牛粪里,这哪对哪呀!

老 万 (一瞪眼)服从命令!(阿裴下)

马福兴 (随和地)大荆,咱俩搭挡干活。

大 荆 (点燃烟,走近冰雕)……

马福兴 (有些窘,想了想)成连长,这个……(与成波说着什么,走下)

〔成波情不自禁地回首,深深地看了一眼冰雕,下。〕

大 荆 (重重地吐了一口烟,自嘲地)没戏喽!(扭头就走,又抽身却步,久久地凝视着冰雕,喃喃自语)您都瞧见了,面对这块地儿,这群人,有何感想? 嗯?(捡起绸布,迟疑地遮住冰雕)唉,歇着吧您!(不情愿地离去)

〔偌大个舞台,只剩蒙着的冰雕孤伶伶伫立着。〕

〔光聚。〕

〔震颤的音浪弥漫空间,迷彩的光圈中,冰雕缓缓移动,抖落了绸布,舒展起肢体,流露出神情,仿佛有了生命,舞起……〔另一束追光中出现成波,他神往地迎向冰雕。〕

成 波 晓梦!看到这冰雕,就象望见了你……我和你之间的距离何时才能缩短呢?(与冰雕共舞,渐隐去)

阿裴出现,他遐想地追随冰雕。

阿 裴 妈妈!您很早就离开了人世,在我的记忆中没留下任何印象。您一定也是这么年轻,这么美丽。哦,您就是我的妈妈!妈妈……(渐隐去)

〔老万出现,愣愣地注视向他舞来的冰雕。〕

老 万 我越瞧,你越象咱小妹……小妹,好些日子没接你来信了,真惦记!(渐隐去)

〔马福兴出现,望着冰雕,流露出疑虑、感然的神情。〕

马福兴 冰雕呀冰雕,你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弄得大伙没事就来转悠。他们心里头,究竟都在想些啥?我这个当指导

员的，也快摸不着边了……大荆哪，你干嘛要雕这么个玩意？也不想想，为啥会把你从团部给调到咱这边远的山头上来。你呀，还不汲取教训！

〔光暗。〕

〔山坡前。冰雕披着余晖伫立着。〕

〔大荆沉思着走来。〕

大荆（抑郁地）教训？扯淡！我倒是忘不了那段珍贵的记忆啊……（对着冰雕，喃喃地）你呢？欧阳老师！（拿出一条红领巾）还记得吗？是你亲手为我系上的……

〔渐渐，大荆眼前出现幻觉，冰雕成了“欧阳”的化身。〕

“欧阳”（声音飘飘忽忽）大荆！我，忘不了你……你还能来当我们的校外辅导员吗？我时常想起咱们分手的那个晚上……

大荆（陷入回忆）那个晚上……

〔《让我们荡起双桨》的童声合唱，在大荆的记忆深处泛起。〕

〔回忆中的场面：〕

〔静谧的郊外，悠扬的歌声。大荆步履迟缓地走着，两手在缠绕那条红领巾，似乎有理不清的心绪。〕

〔“欧阳”步子轻盈地跑来，她热情、开朗、充满青春的活力。〕

〔两人相见，怔怔地对视。〕

“欧阳”（目光流溢着真情）大荆！

大荆（直截了当）欧阳老师，我是来向你告别的。

“欧阳”（纳闷）告别？

大荆 我已经调离这个部队，明天就走！

“欧阳”（意外地）啊？上哪儿？

大荆 一个遥远的地方。

“欧阳”（急切地）不去行吗？

大 荆 不行！

“欧阳”（不知如何是好）那……留个地址！

大 荆（回避地）不必了。

“欧阳” 告诉我吧！我给你写信，写信！

大 荆（强抑起伏的心潮）哟，时间不早了，我该归队了。

“欧阳” 你——难道还不明白我的心？！

大 荆（欲诉衷肠）欧阳，我……（又竭力抑制）

“欧阳”（一撇嘴）连这点勇气都没有，哪象个军人！

大 荆 正因为我是个兵，就绝不能违反军规！

“欧阳”（不解地）军规？

大 荆 部队有规定，战士在驻地不能……

“欧阳” 别说了！你是由于我，才被调走的？我去找你们领导！
（欲走）

大 荆（唤住她）欧阳！这又何必！

“欧阳”（忧怨地）你，要不是个当兵的，那……

大 荆 既然穿上了军装，那就得象个兵的样子！

“欧阳” 兵就没有感情？你是块生铁，还是个木头疙瘩？

大 荆（胸脯剧烈地起伏）我——你不是看过我踢足球吗，经常吃黄牌，尽管我没有故意犯规。

“欧阳”（惆怅地）就再也看不到你踢足球了？大荆，你走，我是拦不住的。可你得把话留下！这样，哪怕你走到天涯海角，我也……（期待地）对我，你到底……你说，说呀！

大 荆（欲言又止，沉默）……

“欧阳”（恳切地）那就看着我！让你的眼睛来回答……

大 荆（低下头，决意地）欧阳，忘了我吧！

“欧阳”（执着地）这，这不可能！

大 荆 别说傻话了！欧阳，让我们笑着分手吧……（伸出手去）

“欧阳”（握紧他的手，哽声地）不！

〔大荆抽出手，默默地向她行军礼，凝视良久。

〔大荆终于离去，“欧阳”泪湿纱巾。

〔光变。又回到了现实中，“欧阳”复为冰雕，在原位凝固。

大 荆 （凝视着冰雕，自语）……就这么分手了！欧阳，你能谅解我吗？我现在的困惑和烦恼，你知道吗？……

〔马福兴上。

马福兴 大荆！（无奈地摇摇头）我就知道你准在这儿。给——（递上信）

大 荆 信？！（急不可待地欲拆，忽又止住）嗯？是她写的！

马福兴 （关注地）就是那位小学教师吧？

大 荆 （内心骚动，掂了掂信，思忖少顷，终于果断地将信交还）退回去吧。

马福兴 （不解）这是何必呢？

大 荆 我还是避避嫌吧！

马福兴 只要是同志间的正常通信，有什么不可以？

大 荆 我和她，根本就没谈恋爱！

马福兴 噢？那就好嘛。

大 荆 （一字一句地）但我深深地爱着她！

马福兴 噢？这不是一回事吗？

大 荆 （揶揄地）你不懂。

马福兴 （随和地）我儿子都满周岁了，还不懂这？

大 荆 （冷冷地）难说！（径自下）

马福兴 （皱眉）唉……（转身望着冰雕思考着）

〔老万上。

老 万 指导员……

马福兴 （吩咐）一排长，通知阿裴，准备报考雷达学院。

老 万 （不悦地）咋的？批准了？哼！这号人，上学就是为了跳槽！

马福兴 别把人看扁了。

老 万 我早看透他了。城市兵，心眼儿鬼着呢。叫我说，就不该让他去！

〔光暗。

〔白天。战士宿舍。

〔阿裴独自一人在整理着行装，又精心梳理着长长的头发。

阿 裴 （对着小镜子自语）瞧把你美的！这可是人生的一大关口，你小子要再过不了坎，就提着你的脑袋来见我！（察觉有人进来，敏捷地拿起棉帽赶紧戴好）

〔成波上。

成 波 （关切地）阿裴，都准备好了吗？

阿 裴 （一拍胸脯）放心吧！我是背水一战！

成 波 我相信，你一定能为高原雷达兵争光的！（打量着他）在屋里，戴帽子干啥？

阿 裴 （吞吞吐吐）呃，头，头疼。

成 波 （直截了当）是掩护你的长头发吧？呵呵，瞒不过我！我当雷达操纵员时，从没漏过情况。

阿 裴 （泄气）唉，这头发，也不知和您哪根神经挂上钩了，干嘛老跟它过不去。

成 波 当兵都一年多了，军容风纪的要求，你应该清楚。来！（拿出带来的理发工具）

阿 裴 （央求）连长，您就高抬贵手吧！

成 波 又不是砍脑壳。坐下！

阿 裴 我就是为这次进城，才留的。（疼爱地捋着头发，振振有词）我要的是自我感觉！这样能保持心理平衡，进入最佳竞技状态。因此，头发对我来说，大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应！（倾诉地）连长！我当兵来到这个鬼地方，简直就是与世隔绝哪！明天，是我第一次出山，非同一般啊！我这

张脸，变黑了，蜕皮了，只剩这头发，还能替我挽回点影响。我不为别的，只是想进城后，不讨人嫌！连长，等我回来，推个大秃瓢都成！

成 波 （诚恳地）阿裴，军人的形象，最能显示男子汉的魅力！可是你，却瞧不起自己，还让人们如何尊重你？阿裴呀阿裴，为什么就不能凭着自信和自尊，理直气壮，从容不迫地走向城市，走向人群？

阿 裴 （语塞）我……

成 波 （想了想，收起工具）等你想通了，再来找我。（又告诫）不过，军容风纪不合标准，是不能下山的哟。（下）

阿 裴 （心烦意乱，焦灼不安）不能下山？没门！我熬更守夜地啃书本，不就是盼着这一天吗？喔！我就要进城了，城市——大城市啊！

〔变幻莫测的彩光，奔放跳跃的旋律。

〔幻觉中，阿裴仿佛来到了大城市。

阿 裴 （欣喜若狂）啊！久违了！人山人海，车水马龙！色彩缤纷的世界！哦，哦！这才叫现代气息！

〔兴奋地挤车；

阿 裴 （乐意地）挤呀！人挤人，多带劲！

〔颇有风度进餐厅；

阿 裴 （反感地）怎么，我没有资格吃西餐？嗯？土八路开洋荤？狗屁！（摆出架势吃着）我舞刀弄叉，见功夫呢！

〔踏着旋律赴舞会；

阿 裴 （心虚地）不，我不是当兵的。脸黑？这头发？傻冒儿？（怒不可遏）滚开！老子哪儿掉价？！（近似发狂地舞动着，渲泄内心的积怨）

阿 裴 （黯然地）你们，福气呀，享受着现代文明。可我呢？就连最起码的生存条件——氧气，也只能得到二分之一！都是

同龄人哪！这是怎样的差别哟！哼，歧视我？咱们换一换位置吧！你们，都到雪山上去！去呀！哈哈，想溜？！

〔老万出现。

老 万 （喝斥）站住！没出息！

阿 裴 我是去追求现代文明的！

老 万 尽寻思到大城市去享福，文明个啥？！

阿 裴 农民意识！我和你沒有对话基础。闪开！

〔马福兴出现。

马福兴 （严厉地）回来，从入伍的那一刻起，你的一切都属于军队了！

〔大荆出现。

大 荆 （轻松地）咳，小老弟，那现代化又不会过期作废。

〔成波出现。

成 波 （诚恳地）你以为现代化只体现在生活方式上？

〔他们走近阿裴，组成人墙，将他围拢、阻拦。

阿 裴 （惶然地）啊！都走开！（呼唤）妈妈！你快来呀！

〔冰雕飘然而至，四军人隐去。

阿 裴 （茫然地追寻着）妈妈，你在哪儿？我多么需要你啊！你最疼我，最爱我，最能理解我！带我走吧……

〔冰雕舞动着，以自己独特的语汇回应着他。

阿 裴 （与冰雕若即若离，渐渐地）啊？这是什么地方？怎么，又回到雪山上来了？不，你——不是我的妈妈！我要离开这儿，离开这儿！

〔冰雕飘然而去。

〔阿裴从幻觉中醒来。

阿 裴 （呐呐地）我……我——唉！

〔光暗。

〔雪山脚下的旷野。阴沉沉的天。

〔老万背着阿裴，步履艰难地走来。〕

老 万 (抹汗)娘的，偏在这节骨眼上车抛锚了！

阿 裴 (一直低垂着头)排长，让我自己走吧！

老 万 (用兄长般的口吻)阿裴，有我在，就误不了你的病。咬咬牙，挺住！你呀，昨半夜肚子疼得直打滚，可把咱们都急坏了！现在，好些吗？

阿 裴 (声音有些异样地)好……排长，你歇会儿吧！

老 万 行！(在一平坦处驻足，放下阿裴，又环视四周，忽然，发现险情，警觉地)不好！有雪崩！(敏捷地抱起阿裴)快！离开这儿！危险！

〔阿裴顿时慌了手脚，老万迅速地将他推下斜坡，又扑过去，抱紧他翻滚到一边，用自己的身躯掩护着他。〕

〔轰然大作的雪崩声，一时间天昏地暗。少顷，平息下来。〕

阿 裴 (从雪堆里爬出，惊喊)排长！(扑到老万身旁，抽噎地)排长……

老 万 (撑起身子，若无其事地)干啥干啥，象个娘儿们。(支撑着站起)阿裴。走吧！(踉跄跌倒)

阿 裴 (抱住他，带着哭腔)我该死呀！(浑身打颤)排长，我，我没病！是装的！

老 万 (怔住了，眼冒火星，一把揪起他，哑哑地)你——你不该啊！

阿 裴 (惭愧进递)我……我不想剃头，又怕不让我下山，就……唉！

老 万 (语气里不乏愤激)你呀！(缓了缓)昨晚，连长一再吩咐，先上医院治你的病，要是不得大事，一定得送你去赶考，可你——

阿 裴 (痛心疾首)我真浑啊！排长，我背你回去！我要向连队检讨，认错！

老 万 (想了想)你还是去参加考试吧。

阿 裴 (自惭)不!我没脸再去了!

老 万 (一瞪眼)去!一定得去!(诚挚而朴实地)阿裴,每一次送战士考学,连里就象嫁闺女似的。每一回来个军校生,大伙又都好比迎新娘。咱这辈子,没有上大学的福气喽,榆木疙瘩脑袋,愣是灌不进墨水。真眼红你哟,生来就是读书的料。你能考上的,也会念好的。毕业了,便是成连长那样的一根大梁呀。到那时,你再回来,咱这个“土特产”排长让位!连队的天地,是得由学生官撑着……

阿 裴 (泪流满面)排长……

老 万 (扶正他的军帽,宽厚地)去吧!朝那一直走,翻过山包,就有一个兵站,去搭车……

阿 裴 你怎么办?

老 万 别管我!我还得去挖车呢。记住,一定要为咱们连争个脸面!就从这道坡滑下去吧。(硬是将阿裴推下)

〔“排长——”喊声远去。

〔老万忍着剧痛,艰难地向山峰爬去。

〔光暗。

〔连部,天色灰蒙的午后。

〔马福兴背手踱步,神色严肃。

〔老万前来。

老 万 指导员,你找我?

马福兴 坐。(递上烟)好久没谈谈心了,随便聊聊。

老 万 (认真地)这阵子,排里的情况……

马福兴 (打断地)莫谈公事,唠唠家常吧。喂,啥时办喜事呀?

老 万 (憨厚地一笑)媳妇还没影呢。

马福兴 (逼视)跟我打埋伏?

老 万 (装作若无其事)咱有啥动静,还躲得过你这部“雷达”?

马福兴 (单刀直入)秦姑娘何许人也?

老 万 (一颤)这……

马福兴 (快快地)好一个老万!没想到呀,你——我亲自接来的兵,一手培养的干部,最信赖的人,居然也会蒙我!

老 万 (张口结舌)我……

马福兴 (直截了当)秦姑娘写信来,把你给告了!

老 万 (震惊)啊?!

马福兴 告你喜新厌旧,不守信义!

老 万 (悚然)我的天!(又愤然地)诬告!

马福兴 你为什么要退婚?

老 万 (呐呐)我,不中意!

马福兴 (指责)咳!就是买了东西,也不能随便退货的嘛。婚姻大事,能这么草率吗?你和她订婚有些年头了吧?

老 万 (闷闷地)嗯!还是娃娃的时候。

马福兴 怎么现在要撕毁婚约了?理由呢?嫌她不漂亮?没文化?是农村户口?(急)你倒是说话呀!

老 万 (使劲搓着手,终于憋出一句)我和她,没有……共同语言。

马福兴 (疑惑地)噤噤,怪哪,你也嚼起这新名词来了。

老 万 (提高声调)反正我和她说不到一块儿去!

马福兴 (语重心长)只要心能拴到一起就成了!老万,咱们都是庄户人出身,实际点吧。娶个媳妇,只要她,上能孝敬老的,下能抚养小的,回去探家时,能让你热菜、热饭、热炕头,享一个月的福,就称得上是最佳了!别稀罕那些个情情调调的。我和贵芬,不也处得圆圆满满!整个家都由她操持,我这才才能无牵无挂地守边防。老万,边防军找对象还真不易呐,能有姑娘愿跟你,难得呀!

老 万 (气粗地)我不干!

马福兴 (严肃地)你变了!呵!入了党,提了干,眼界就抬高了?你还象个精神文明的标兵吗?

老 万 (理直气壮)咱退掉这门亲,就是为了更文明!

马福兴 (严厉地)一排长!我提醒你,这种事,如果处理不好,后果会很糟的!

老 万 (霍地站起,欲言又止,憋闷地)她——我——你,你说咋办吧!

马福兴 (缓和地)恋爱自由,婚姻自主。利害得失都摆着,相信你会正确对待的。

老 万 (木讷地呆立)唉!

〔成波上。〕

成 波 (颇有兴致)老万,我正找你呢!(扬了扬手中的杂志)哈,真有你的。全面出击了!

老 万 (见那杂志,慌了神,一把抢过,塞到裤兜里)我,可以走了吧?

成 波 (拉住他)哎,我说,有什么收获?摊摊牌,我当高参。(不顾老万的示意,转身对马福兴说)你还不知道吧,他在《青年之友》上登了征婚启事!

马福兴 (惊诧)什么?!

老 万 (愁眉紧锁)嗨!哪壶不开提哪壶!

马福兴 (抢过杂志,急忙翻看,脸一沉)乱弹琴!征婚?军人,能去凑这种热闹?

成 波 (笑笑)军人也是人嘛。

马福兴 这么着,不是叫人觉着军人找不到对象,急了,咳,要是真有人应上来了,咋办?挑挑拣拣?嗨!什么影响嘛!

成 波 我觉得,征婚,是一种正常的途径。

马福兴 哎呀,看看这封信吧!老万,你退婚的目的,很清楚了。

老 万 (嘟哝)婚也退了,启事也登了。对我,该怎么着,就怎么着